

禁放鞭炮待何時

延 靜

春節過後，我想得最多的一個問題就是，到底春節期間該不該燃放鞭炮。人們對此存有分歧，我還是老看法，應逐步實現禁放為好。以我居住的北京市為例，今年春節期間，燃放鞭炮確實減少不少。政府採取了「限放」措施，除夕至初五，晚八時至次日六時可以燃放，其外時間不准燃放。出售鞭炮的攤位，規定四環以內不准設點，而且正月十五後必須撤除。政府還提出，天氣出現嚴重霧霾情況，為避增加污染，呼籲市民停止燃放鞭炮。由於當局的這些措施，加之市民對燃放鞭炮認識的提高，今年春節過得比較安靜，特別是對我們老人來講，比往年過得消停自在。但我又想，如果政府採取春節期間「禁放」鞭炮措施，情況不是會更好嗎？

這裏就牽涉到一個對燃放鞭炮的認識問題。過春節燃放鞭炮，是中國自古以來的傳統，通過它以增加過年的氣氛，增加一些年味兒。我們小時候，放鞭炮的多是有錢人，當時社會上譏諷「孫子放炮，爺爺聽響」就是很好的說明。但新中國誕生後，生活水準逐步提高，放鞭炮的人越來越多，這個風俗就延續了下來。不過從根本上看，過年燃放鞭炮雖有一定道理，但不是一個好的習俗，或者說是一種「陋習」。

據發表的統計，北京市今年春節期間，燃放鞭炮下降了百分之三十，但仍造成頗多不良後果。全市發生火災七十二起，雖然沒有發生大的火情；因燃放鞭炮致眼部受傷者一百零二人，個別人殃及眼球。環衛工人為清掃鞭炮垃圾，徹夜工作。看到這些統計，誰都不能不想一想，如果不燃放鞭炮，是不是會避免這些無謂的事故。

燃放鞭炮可自得其樂，但影響他人，影響環境，不言自明。據說有的幼兒，因害怕鞭炮聲，不得不躲進衛生間。老人過年希望團聚，希望熱鬧，但不希望其他聲音干擾。病人不能動甚至臥床，更希望有個安靜的休息環境。燃放鞭炮對環境的影響就更大，除大量垃圾需要及時清理外，本來就霧霾嚴重空氣，會因燃放而導致污染迅速升高，已公布的數據也證明了這一點。

人們對燃放鞭炮危害的認識逐步提高是好事，燃放的人逐步減少，特十分可喜。但在此情況下不能等待，政府應擴大「禁放」範圍，或者乾脆實行「禁放」。不要怕有少數人反對，任何一項措施都不可能使人滿意。一些城市已實行「禁放」，效果不錯。像香港和一些地區一樣，春節期間一個城市在一處或幾處舉辦焰火匯演，也不是不可以考慮的。「限放」和「禁放」應相輔相成，最後達到「禁放」的目的。

菜齊餡

劉世河

人到中年，時光如白駒過隙，兒時在故鄉的那些或深或淺的往事，也大都已被歲月莫名地掩埋，唯獨味覺，雖歷經天南海北之酸甜苦辣的肆意侵蝕，卻依然執著地忠於故鄉。這也難怪，因為就本能而言，吃，對於一個小孩子來說，無疑算是一件頭等大事。

菜齊餡（魯北對玉米麵包子的俗稱），便是我小時候最刻骨銘心的一種美食。

直到今天，我依然十分好奇，並驚嘆於母親如此精湛的廚藝，原本那麼易散的玉米麵，當年母親卻硬是用它將菜齊餡包得皮薄餡大，且難覓縫痕。

我出生在上世紀的六十年代末，那時候，「零食」這個概念，對一個鄉下娃來說尚十分奢侈。村裏唯一的那家代銷點的貨架上倒是很顯眼地擺放着五顏六色的糖塊以及油紙包裝着的「大牛」餅乾，可是彼時我們家的境況，那也只能是遠遠地瞅着——解解眼饑而已。所以，彼時的我最盼望的就是放學一回家正好看到母親在灶屋裏忙活着改善伙食。所謂改善，也不過就是改改做法、變變花樣，但粗糧依然還是要唱主角的。而改得最精彩的當屬母親最拿手的菜齊餡。

記得那時候，一年到頭除了過年和家裏來了很重要的親戚時，才可以吃上一頓白麵，平日裏的一日三餐基本上除了窩頭鹹菜，就是地瓜麵的餅子。菜齊餡，用的雖然仍是玉米麵，但妙就妙在它裏邊有餡兒。母親說：「這叫粗糧細做。」

餡兒，一般都是白菜幫或者蘿蔔梗，偶爾也用地瓜葉或者白蘿蔔。洗淨切碎後，再用一塊紗布包緊，盡量擠出裏面的水分來，然後加鹽和五香粉調拌。那時候食用油相當緊張，母親就用豬大油代替，並風趣地說：「這叫素餡兒童吃。」

接下來就是和麵，這也是最關鍵的一個環節。玉米麵不同於白麵，本身就缺乏黏合度，所以和麵絕對是個技術活，水加少了太乾，容易鬆散，加多了則又會直接變成糊糊。

餡兒和麵都弄好後，接下來就開始包了。母親先掐下一小團麵摔在手裏，來回一團、一拍，就變成了一張薄薄的麵餅，隨後用勺子裝滿餡兒，一隻手托着麵餅，另一隻手開始麻利地旋轉，只需幾下，一個圓鼓鼓的菜齊餡就穩穩地坐在了蓋簾上。

跟包子不同的是，這菜齊餡包好後無需醒麵，而是立馬入鍋蒸，且越快越好。蒸的過程也是我肚子裏餓蟲鬧騰最厲害的時候。耳朵裏聽着母親「呼哧、呼哧」拉風箱的動靜和灶膛裏木柴因爲燃燒而發出的「劈劈啪啪」聲；加上鍋裏一陣一陣飄出的濃香，忍不住直嚥口水。趕上節令，爲了讓我們換換口味，母親還會特意到田裏挖一些應季的野菜回來製餡兒，有時是灰菜、有時是鴨跖草。如果幸運再趕上在縣城招待所上班的小舅來我們家，那就太幸福了。因爲他每次都會提塊生豬肉來的，豬大油換成了真刀真槍的豬肉，再跟鮮美的野菜一混合，那味道簡直妙極了。

後來，我漸漸長大，家裏的境況也好了些，但隔三差五母親還會給我們包一頓菜齊餡吃，香味依然。

現在想想，還真是要感謝母親，因爲正是她的這種「粗糧細做」和「素餡兒童吃」，才得以讓我們全家在那段非常年月裏，日子雖捉襟見肘卻並不至於太過乏味。

前不久，第二屆全國詩詞大賽成功舉辦，好評如潮，各界盛讚，表達了一個重要命題：

人生需要詩意，詩意美化人生。道理很簡單，如果生活少了詩意，人就會離動物太近，極易淪落爲純粹的飲食男女，生活就會顯得枯燥乏味，歷史也會立減許多意趣。

就先從李白說起吧，此乃著名酒仙，但倘若他和酒友一起聚飲，只會老虎、棒子、雞，或者「哥倆好」啦，「五魁首」啦，「巧七枚」了，而少了「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的豪爽，少了「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的瀟灑，那該多沒有意思，與尋常酒徒又有何區別？哪裏還會



朋友的微信上有很多畫，其中一幅畢加索的特別引起我注意。這幅畫本身也挺打動我，但我立即想起了另一幅畫，是小時

候媽媽掛在家中牆上的，我完全忘了畫的名字，也不知道畫家是誰。在google上搜索，輸入什麼詞語呢？麥堆？愛人？竟然幸運地找到了我要的畫！匈牙利畫家Pal Szinyei Merse的《The Lovers》。

兩幅畫放在一起，可以看出畢加索的畫與這一幅有着驚人的相似！都是休憩的一對男女

畫布上的變奏曲

農 農

雖然畢加索這幅《熟睡的農民》是Merse畫的照搬，但不容易被人識破，爲什麼？這是因爲現代與古典在風格上的巨大差別。畢加索的畫面大膽而熱烈，人體壯實到變形。現代藝術帶給人的視覺衝擊佔了上風，映入眼簾的首先就是一種巨變的印象。

古典的美與現代的美，在這兩幅畫作中有着最好的闡釋。從畢加索這幅畫，也能認識到現代主義走的是對古典的沿襲與變奏，這樣一條路。最後，我還想說一下，畢加索這幅畫裏的穀堆，是不折不扣的梵高筆法。總之，看這幅畫，我悄悄地爲Merse也爲梵高有些難過。



▲Pal Szinyei Merse作品《The Lovers》



▲畢加索作品《熟睡的農民》

鍾曉陽：燃燒之後

趙稀方



一九六二年出生的鍾曉陽，當時是香港的天才少女，十六歲即以散文《病》獲香港第五屆青年文學獎，十八歲出版《停車暫借問》第一部《妾住長城外》，震動港台文壇。《停車暫借問》獲聯合報小說獎，成爲十大暢銷書，後又被改編成電影，成爲一代經典。

《停車暫借問》寫滿洲國奉天一個大戶人家的女兒趙寧靜與日本關東軍的通譯官之次子吉田千重的愛情，千回百轉，哀婉動人。司馬中原說：「寫愛情悲劇寫到這種程度，三十年來在寫愛情的作品中，還沒有讀到。」〔鍾曉陽《停車暫借問》，卷首推薦，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一九八九年七月十六日初版。〕鍾曉陽母親東北人，據說懷孕期間天天讀《紅樓夢》，使得鍾曉陽天生具有中國詩詞稟賦。鍾曉陽這樣描寫寧靜，「兩顆單眼皮清水水杏仁眼，剪開是秋波，縫上是重重簾幕。……眼是水，眉是山；衣是水，裙是山。」〔鍾曉陽《停車暫借問》，第十六頁，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一九八九年七月十六日初版。〕她這樣描寫女主人公寧靜與突然分手時的情景：「月亮一上升她便感到它的玉王寒意。月光浸得她一炕一被的秋波粼粼，她應付不及，一頭埋進被窩裏。」〔鍾曉陽《停車暫借問》，第八十五頁，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一九八九年七月十六日初版。〕

張愛玲是寫月亮的高手，讀鍾曉陽彷彿看見了張愛玲轉世。鍾曉陽的小說中的那種與她的年齡經歷不相稱的憂生傷世的悲涼的調子，尤其逼似張愛玲。我們看一看《二段琴》的開頭：「莫非的胡琴，說起來真是長長的一段事情。太長了，一切都沒有的時候，先有了它，一切都消失了後，剩下了它，整個世界，不管是朝上還是朝下，總是往前去的，而且不斷地翻新。猶有那胡琴聲，是唯一的一點舊的，長性的，在洶湧人潮的最底層，咿咿唔唔地嗚咽人生的悲哀無絕期，一切繁榮虛華過去了，原來是那胡琴聲，濟滄海來，渡桑田去，朝朝暮暮，暮暮朝朝。莫非的事情，只是其中一個日白雲灰的早晨，或者一個日清雲冷的夕暮，誰也記不得了，說起來，就是這麼回事。」〔鍾曉陽《離合》，灘江出版社一九九六年三月第一版。〕鍾曉陽對張愛玲有一種徹骨的理解，存在着感覺上共鳴。她會談及讀沃爾夫與張愛玲小說的不同感受，她說讀沃爾夫的小說「就覺得是個白熱的下午」，而讀張愛玲「有時是陰沉沉的衙內，有時是垂老的、有無限記憶的陽光，溫暖而親近，就算死了，也是個死去的親人。」〔鍾曉陽《細說》，第二百〇七頁，

台北三三書坊，中華民國七十一年九月初版。〕張愛玲是貴族大家之後，時代的新舊交替造就了她的虛無，現代都市的年紀輕輕的鍾曉陽卻生就一副天老地荒，不能不令人稱奇。

《停車暫借問》之後，鍾曉陽出版了小說集《流年》（1983）、《愛妻》（1986）和《哀歌》（1987），其中《哀妻》、《二段琴》是其中最優秀的作品，它們將《停車暫借問》的古典哀婉的風格發展到了極致。此後，盛名之下的鍾曉陽在讀者的期待面前，難以爲繼。五年之後的一九九二年，鍾曉陽推出新作《燃燒之後》〔一九九二年鍾曉陽同時還在洪範書局出版了小說集《普通的生活》，不過所收都是舊作。〕。在《阿狼與我》、《燃燒之後》、《普通的生活》等作品中，作者放棄了抒情感傷的傳統，轉寫都市香港中下層青少年的生活畫面，給人的印象卻有點浮光掠影。惟有《腐朽與期待》一篇較爲出色，算得上是前期小說的一個總結。小說主要以女主人公式屏爲敘述視點，穿插父母過去的愛情故事，並以楷體字揭載式屏外祖父的自傳《耳冷軒雜憶》，從而形成式屏這一代與她的父母一代的愛情婚姻的對比。相較於《停車暫借問》，《腐朽與期待》敘事更爲平實，然而有內涵和韻味。

值得注意的是，時一九九二年，「九七」大限製造出來的「香港意識」愈來愈濃烈，鍾曉陽卻並未受到多少影響。《腐朽與期待》仍然是「北望心態」，像《停車暫借問》一樣，愛情仍然發生在東北。《腐朽與期待》借助外祖父的自傳《耳冷軒雜憶》，對闖關東的經歷進行了引人入勝的描寫。鍾曉陽甚至在小說中借助於女主人公式屏的話，表示了對於香港的疏離。式屏對後來追求她的王社春有好感，原因之一是因爲他是北方人，「何況他又是北方人，無形中多了一重親切感。她自己雖然在一九九二年七月十六日初版。〕

張愛玲是寫月亮的高手，讀鍾曉陽彷彿看見了張愛玲轉世。鍾曉陽的小說中的那種與她的年齡經歷不相稱的憂生傷世的悲涼的調子，尤其逼似張愛玲。我們看一看《二段琴》的開頭：「莫非的胡琴，說起來真是長長的一段事情。太長了，一切都沒有的時候，先有了它，一切都消失了後，剩下了它，整個世界，不管是朝上還是朝下，總是往前去的，而且不斷地翻新。猶有那胡琴聲，是唯一的一點舊的，長性的，在洶湧人潮的最底層，咿咿唔唔地嗚咽人生的悲哀無絕期，一切繁榮虛華過去了，原來是那胡琴聲，濟滄海來，渡桑田去，朝朝暮暮，暮暮朝朝。莫非的事情，只是其中一個日白雲灰的早晨，或者一個日清雲冷的夕暮，誰也記不得了，說起來，就是這麼回事。」〔鍾曉陽《離合》，灘江出版社一九九六年三月第一版。〕鍾曉陽對張愛玲有一種徹骨的理解，存在着感覺上共鳴。她會談及讀沃爾夫與張愛玲小說的不同感受，她說讀沃爾夫的小說「就覺得是個白熱的下午」，而讀張愛玲「有時是陰沉沉的衙內，有時是垂老的、有無限記憶的陽光，溫暖而親近，就算死了，也是個死去的親人。」〔鍾曉陽《細說》，第二百〇七頁，

香港出生長大，受了家庭的影響，也是半個外省人。結婚之後她才認識到本地的廣東家庭和像她這樣的外省家庭是多麼不同，無論生活習慣、語言、思維，都有很大的差別。每逢過年過節跟着充輝回公婆家，總覺得跟四周的廣東親戚格格不入。而他們對她，也總是懷有一份對於異族的由不了解而來的歧視和顧忌。」〔鍾曉陽《腐朽與期待》，選自《燃燒之後》，第二百九十七頁，麥田出版，民國八一年。〕鍾曉陽以香港的半個「外省人」自居，是有趣的說法。「本省人」／「外省人」的說法來自於台灣，是與「獨派」政治製造出來的術語，在香港則不太有這種說法。一般而言，戰後在香港成長起來新一代港人如西西、也斯等人出現於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文壇，是香港意識形成的標誌。鍾曉陽六十年代出生，較他們更晚一輩，然而並不熱衷所謂「香港意識」，卻對中國古典文化情有獨鍾。

一九九二年《燃燒之後》以後，鍾曉陽似乎淡出文壇了。直到一九九六年，鍾曉陽在澳洲基金會的資助下，出版了自《停車暫借問》以來的第二部長篇小說《遺恨傳奇》。出人意料的是，《遺恨傳奇》看起來像是一部描寫香港大家族豪門恩怨的奇情小說，其中情欲、仇殺、通姦、亂倫等等通俗小說構成元素應有盡有。

小說出版於九七前夕的一九九六年，一貫躲在詩詞世界裏的鍾曉陽這一回忍不住探頭於政治世界。小說第一句就是，「黃太太去世是在一九八二年底撤劍爾夫人訪華之後。」小說故事快要結束的時候，時在一九九三年，「打開報紙全是一日將臨般的頭條，中英政制會談經過第二十七輪談判面臨破裂的危機。」〔鍾曉陽《遺恨傳奇》，第二百七十五頁，台灣麥田，一九九六年。〕刻意標註政治事件，大概希望以歷史傳奇呼應政治。

然而，透過小說的離奇故事，我們事實上仍能瞥見鍾曉陽的底色。于一平的父親當年是回應保釣運動的熱血青年，並且因此被學校解僱。于一平小小從父親接受了中國詩傳統薰陶和做人品格。「贏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黃綺之商山，伊人亦雲逝。」于一平從小在父親的目光中誦讀的陶淵明的這首《桃花源詩》，始終迴盪在他的精神裏。小說的敘事點落在一平身上，無論情色如何顛倒錯亂，讀者都會感到坦然。好人好報，小說中被視為最沒用的一平卻得到了三個女主角的寶鑽、金鑽以至靜堯的女友施紳娣的愛情。不過在小說的結尾，一平被靜堯陷害殺害，卻表明了她對於香港現代都市的絕望。於是，儘管眼花繚亂，最終一切又還原回了鍾曉陽的那個以古典愛情反省現代性的寓意。

然而，透過小說的離奇故事，我們事實上仍能瞥見鍾曉陽的底色。于一平的父親當年是回應保釣運動的熱血青年，並且因此被學校解僱。于一平小小從父親接受了中國詩傳統薰陶和做人品格。「贏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黃綺之商山，伊人亦雲逝。」于一平從小在父親的目光中誦讀的陶淵明的這首《桃花源詩》，始終迴盪在他的精神裏。小說的敘事點落在一平身上，無論情色如何顛倒錯亂，讀者都會感到坦然。好人好報，小說中被視為最沒用的一平卻得到了三個女主角的寶鑽、金鑽以至靜堯的女友施紳娣的愛情。不過在小說的結尾，一平被靜堯陷害殺害，卻表明了她對於香港現代都市的絕望。於是，儘管眼花繚亂，最終一切又還原回了鍾曉陽的那個以古典愛情反省現代性的寓意。

倘若少了詩意

陳魯民

的浪漫詩意，就像今天那些俗人一樣，誇美貌，也只會說「哇塞，好漂亮，大美女」，「好萌，好靚」，除了顯得貪嘴、鄉氣、輕佻，毫無意義。而有了「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的詩意描寫，貴妃娘娘就立刻變得鮮活起來；有了「風吹仙袂飄飄舉，猶似霓裳羽衣舞」的點睛之筆，太真女道就顯得更加生動形象，也給世人留下了描繪美女的最佳詩句。

反之，當我們有了詩意，不論是向人示愛，還是對敵宣戰，不論是抒發情懷，還是釋放怨尤，都會更精練，更凝聚，一劍封喉

，一語中的，少了辭不達意的廢話，多了一份典雅與自信，少了囁囁嗦嗦的平庸，多了許些從容與矜持。

遇到心儀之人，可深情表白「願得一人白首不分离」；聽到優美音樂，可由衷稱讚，「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心有愁緒，無以排解，正所謂「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懷念遠方親友，何妨書之「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嬌娟」。高考得中，好一個「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洞房花燭，真好比「得成比目何辭別，願作鴛鴦不羨仙」。稱讚

戍邊將士，「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最爲貼切；褒獎學校老師，「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堪稱傳神。公僕抒發愛民情懷，可用「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學子表示奮鬥決心，最宜「三更燈火五更雞，正是男兒讀書時。」

放眼當下，頗有些人不讀詩書，語言乏味無趣；不懂禮儀，舉止粗鄙無狀；不修德行，